



林譯小說

第二集
第三編

鸚鵡緣三編下

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



鸚鵡緣三編下冊

第十二章

明日十句鐘。有車一輛。雙馬作胭脂色。停於醫生之門。魯意衣輕
縠登車。醫生與訂明日相見。遂匆匆向武恩第家而來。武方徘徊
於園次。見醫生。卽奔至爲禮。曰。吾友晨來佳乎。醫生曰。賤軀無恙。
夫人亦無恙乎。武恩第曰。以理度之。或佳。醫生曰。何也。武恩第曰。
吾久不面其人。醫生曰。夜來或歸。武恩第曰。以理度之。亦或歸也。
醫生曰。吾昨日尙見之。武恩第漫應之。醫生曰。夫人昨日尙與吾
同飯。武恩第曰。彼何言。醫生曰。夫人言爾屢使之怒。家客太司當
果爲何人。武恩第曰。爲極佳之少年。卽吾之新相知。醫生曰。卽彼

人使爾家室勃發乎。武恩第曰。然。醫生曰。何爲至是。武恩第曰。不涉其人之事。醫生曰。夫人言。此子乃肆其無禮。武恩第曰。此婦人。乃有神經之病。醫生曰。吾卽爲此而來。武恩第曰。此吾所不解。醫生曰。汝不知吾至愛爾耶。武恩第曰。知之。醫生曰。吾旣愛爾。卽願爾有福。武恩第曰。福命。吾所自有。且見爾後福尤無量。醫生曰。夫人如何。武恩第曰。吾妻亦使我。有福。今不見其人。卽吾福也。醫生曰。強詞奪理。吾不汝信。武恩第曰。非也。醫生曰。今簡言之。今日之來。卽去爾之疾疾。武恩第曰。試言之。醫生曰。太司當不見悅於夫人。非歟。武恩第曰。然。醫生曰。居家安可有是。武恩第曰。汝意乃如是耶。醫生曰。終以息事寧人爲是。太司當一去。則夫人必以好顏向爾。武恩第曰。嗟夫。應如是也。醫生曰。爾勿爲是謔浪之言。但

問太司當果誠慤乎。武恩第曰然。醫生曰。吾請取歸其人。武恩第曰。是人安可行。醫生曰。何以處夫人。武恩第曰。吾妻愛憎與吾無涉。設吾妻於太司當初至時。卽痛拒其人。吾亦或能少如其意。今吾之交誼深矣。決不聽之行。醫生曰。其人亦有所需乎。武恩第曰。彼能訓迪吾子。醫生曰。然則其人富於學矣。武恩第曰。美乃無度。醫生曰。汝必欲得其人矣。武恩第曰。中心愛之。決不之舍。醫生曰。汝固欲近。而夫人必欲遠之。且奈何。武恩第曰。吾妻何據而恨是人。醫生曰。夫人言彼無禮。武恩第曰。然則彼不愛此少年矣。醫生曰。然。武恩第曰。旣不愛之。拒之不納。卽其貞也。吾友試聽吾言。吾識吾妻至深。凡彼赴愬之言。皆屬不實。醫生曰。胡爲恨之次骨。武恩第曰。我又焉知。或此少年之意與吾妻忤。因愛而成仇。事亦有

之。醫生曰。然則夫人固愛彼而不遂。故反顏相向耳。武恩第曰。吾不敢言其非。是醫生曰。然則尤宜急去其人。武恩第曰。否。少年既拒其請。吾已深信其誠。慤而不欺。夫以正直之寒士。依吾肘腋。吾安忍聽之流離而失所。醫生曰。有我羽翼其人。胡至侘僚而無依。武恩第曰。汝何爲顧念其人。醫生曰。吾與爾談。近一句鐘矣。武恩第曰。以爾婆心。則吾又當別論。醫生曰。爾允我矣。武恩第曰。尙須籌維片晌。醫生曰。何也。武恩第曰。吾當圖度此人之去留。果在爾家。勝於我者。我當舍去其人。醫生曰。彼在我家。必較此爲勝。武恩第曰。然則謝君惠愛矣。醫生曰。吾妻決不與之爲難。今爾妻無論如何。其人終不自由。武恩第曰。設彼亦調弄及夫人者。汝亦將容之耶。醫生曰。爲吾妻弄人。亦無不可。唯吾妻頗聰明。或不因此而

生忿。武恩第曰。吾恨。吾妻不聞。君之名。論於是。相對而大笑。醫生曰。今我二人。將何取決。武恩第曰。果太司當真不能安於吾家。吾卽着其覓爾。爾當爲我任之。醫生曰。今當入候夫人。武恩第曰。彼將下樓。爾少待之。此時太司當出與武恩第爲禮。武恩第則堅引其手。太司當復與醫生鞠躬。醫生注視其人心。知夫人言妄。而武恩第之言確也。蓋太司當之爲人。年少而美麗。在理爾發西。斷無不愛其人。然其人甚端莊。亦萬不至屬意於爾。發西之淫蕩。武恩第忽謂太司當曰。吾親愛之。太司當此卽馬麥淡先生。吾時時曾與爾言者。此老器重爾身。昨日見吾妻。已悉吾家事。此時來告。果爾不安於吾家者。則此老將拓其一席之地。開門以待爾。太司當曰。此老先生仁慈。隱惻爲世善人。自問輕才。不知能否爲此。先生

驅策醫生曰爾曾考取醫學博士乎太司當曰有之醫生曰此間
 延診之家吾已一一辭謝以老慵不任其事今得爾可以續吾故
 業且爾得我推薦不難臻於佳境太司當曰敬謝先生雅意然下
 走雖於是道稍稍窺涉但已久不拈弄防荒落不任驅使今當再
 加研磨或能從事於此醫生曰胡不從我而習太司當曰下走不
 知何修竟獲善人之顧盼至於此極醫生曰此中有人迷信善果
 吾每事必允而遵行太司當不知所謂即曰敢問先生下走於迷
 信之事何涉醫生曰爾姓與此迷信之人所心念者同太司當曰
 與走同姓其人如何醫生曰此人似非良死故此迷信之人慘戚
 至今莫釋於懷太司當曰果如是深願託先生帡幪之下惟此間
 居停爲人間最有緣法之交情萬不能割棄而去若必不得已然

後恭造先生之家。醫生曰：先生當知一至吾家，萬勿視老朽爲爾保護之人。得託於愛末足矣。果能有須於僕，則武恩第決能以吾之里居相示。於是與太司當互相爲禮，復談他事。及侍者來言：早餐已陳。二人談止。此時醫生心中已決。太司當爲立品績學之上等人。入席時，侍者來言：夫人不下樓與席。武恩第謂醫生曰：爾與我同餐乎？醫生曰：食矣。吾妻今日命車野適。爾能否允我入面夫人？且極力勸之。平心靜氣以對爾。武恩第曰：可。吾頗惜爾費。此時光醫生乃命侍者入告夫人：能否允之一見。侍者報言：夫人已祇候於樓上。醫生旣入。夫人曰：爾不觀此人，蟲吾家。吾苦乃不翅後此光陰。如何能度？醫生曰：汝且少安勿躁。夫人曰：爾乃不知此輩之爲何人。醫生曰：以狀度之，殊佳。夫人曰：爾爲彼愚，彼特浪子。吾

夫撫拾諸道途之間。彼既受吾夫卵翼。乃敢市以奸欺。此人百無一能。尤不能庇益吾子。抱虛翼僞。如無根之蓬。醫生曰。夫人過矣。吾曾與此少年言。謙冲似有學。養吾不知其人。何以開罪於左右。若以理論。武恩第爲子覓師。想無能純全如太司當者。夫人曰。彼不趣之行乎。醫生曰。武恩第意必欲留之。吾來此欲招其人。以去而武恩第乃靳不吾許。於是夫人大哭曰。不幸哉。吾之遭也。吾今決不能再居於此。醫生曰。凡事固有了局。爾且少忍。於是深悔不宜與此婦。絮絮作語自增其困。夫人曰。爾今能否爲我代任一事。醫生曰。願之。夫人曰。爾往面吾夫。語之曰。如此艱瑣之際。遇吾萬不堪。今將舍此行矣。醫生曰。夫人當再思。夫人曰。儘言之。吾後此必逢人述其苦。且吾尚有隱衷。實不能遽出諸口。醫生曰。爾家亦

有隱事耶。夫人曰。吾深知此人。蘊蓄無數奸謀。醫生曰。詎於盛怒時作此語耶。夫人曰。否。仇在必復。醫生曰。吾觀爾如是悲戚。心殊難恕。夫以爾身爲人婦。恣所欲行。彼身爲家督。胡能降心相從。夫人不答。醫生曰。吾且下一分鐘後更來。汝幸勿哭。醫生告之武恩第。武恩第仍執前議。醫生乃回報夫人。夫人曰。善。吾今知所以處此矣。遂亢聲謝醫生。醫生下慰太司當。並與武恩第爲禮而歸。卽以車往野次。就其夫人。二句鐘後。醫生在道矣。是日爾發西所造之女友。來視爾發西。問何以非時而見枉。讀吾書者。當知爾發西之爲何言。於是此女友。亦以武恩第爲非禮。下與之言。武恩第鞠躬取冠。不答。明日十一句鐘。武恩第及太司當入餐。而案上不設刀叉之屬。武恩第曰。午餐何以弗陳。廚娘曰。夫人不許傳餐。吾對

以此室中專聽主人之命。今夫人悉數鎖其物，納匙於襟間而去。武恩第曰：「呼銅匠至，啟其扇，銅匠果至。」武恩第命易其鑰，別製一匙藏之。臥室中復謂侍者曰：「晨來獨無來書乎？」對曰：「夫人盡取以去。」武恩第曰：「後此家中人敢再聽夫人命者，立驅之行。」讀吾書者當知太司當見此狀態，其戚戚於心當何如者？方其不知所以自處時，則不能容忍，以受自得。醫生青盼知有託足之地，必勝於此間，乃決計辭行。然以感恩知己之心，急切不能自釋，至於萬不得已，勢亦不能不行。太司當此時知爾發西之狠毒，決不專詆其夫，必且齟齬及己。然尙有一事能使不能遽行者，蓋防武意歸時必被讒，而仇己。然而太司當之意則欲武意與己聯絡爲一氣，且武恩第平日鎮靜如山，一經其妻爲不近情之舉動，亦忿忿不

平。武恩第之爲人。深不願人擾其習慣。今日來書。爲妻所取。而飯又不時設。則怒。不可遏。午餐時。乃默然。不作一語。較之平日。意態全非。太司當心。知其不可久。長飯後。太司當至學生讀書之所。授之以書。忽見學生在牕間吹胰皂之泡。太司當曰。孺子今日如何。學生迴顧太司。當不答。復吹泡如故。太司當曰。爾亦聞吾言乎。答曰。有。太司當曰。胡再不答。學生曰。吾母不許作答。太司當曰。吾授爾書。學生曰。吾不再讀矣。太司當曰。武恩第先生必令爾就此業。學生曰。吾母不可。吾當聽其號令。太司當曰。吾將告之。若翁。學生曰。聽爾所爲。太司當大怒。下樓告之。武恩第。武恩第登樓。卽取其貯胰皂之杯。擲諸窗外。痛批其頰。學生大哭。武恩第曰。汝必讀書。而學生號哭。至半句鐘之久。見其母外出。又無力以亢其父。乃勉。

強展卷而讀。夫以如是之况味。謂處人門館者。能堪之耶。此時醫生已至。魯意之寓。魯意曰。如何。醫生曰。爾所關心之人。願留而不至。魯意聞而神定。問曰。爾見其人乎。醫生曰。其人和平而蘊藉。武恩第萬不能釋其人。魯意曰。爾曾否爲覓位置。醫生曰。有。魯意曰。安在。醫生曰。卽在吾家。語時。魯意色變。幸不爲醫生所見。顧醫生雖不之見。而聞聲則大異。卽曰。汝以此事爲異乎。魯意曰。安能。異。醫生曰。何也。魯意曰。不相識之人。何爲引之入室。醫生曰。非爾令我爲之謀耶。魯意曰。今旣弗至。可以無言。醫生曰。或者能來。魯意曰。確乎。醫生曰。以武恩第不能抗撓其妻。魯意曰。艱哉。醫生曰。何也。魯意曰。吾方圖旅行也。醫生曰。旅行何礙。彼獨不能爲我守其故宅耶。且爾行期。定不匆匆。魯意曰。吾卽欲行。醫生曰。當以何

時魯意曰五日。以內首途。醫生曰何適。魯意曰恣吾所行。吾留於此。不勝其厭倦。醫生乃以手拭淚。疑魯意之厭倦。蓋爲己之老也。因曰汝欲何時行者。卽如爾意。但不當言厭言倦。以傷我老懷。魯意卽近醫生之前。拊其背曰爾當恕我。我今日神經似受病甚。酷醫生執手曰爾果全體熱也。魯意曰爾能恕我乎。醫生曰是何待言。吾但問爾以何時行。魯意曰吾今不願行矣。醫生曰然則滋佳。實相告。吾老亦倦遊矣。魯意曰胡再不言。醫生曰愛極不自禁。卽自盡亦所誠甘。魯意不答。但親醫生之手。微言曰天主乎。此事以何時了也。

第十三章

武恩第夫人出後尙未歸。及夜歸。可十一句鐘。歸時家人皆寢。夫

人入室。亦欲就枕。忽憶及與太司當啓覺之夕。遂闢奇計。以復仇。乃再彈風琴。較前此之夕。尤震。太司當爲之驚醒。知夫人此舉。必徹宵不止其聲。少須。武恩第亦醒。知其妻爲此。必延久。至於五六句鐘。乃起而然燭。視鐘上。知合眸甫半句鐘。今亦不能以言止之。果與之言者。是示以復仇之獲當也。因言曰。吾今寢食皆不之安矣。於是著袴開窗。喫雪茄而仰望星斗。太司當亦然燭而觀書。然琴聲噪。竟至亂其楮葉。亦著袴而吃雪茄。開窗而坐。思人家果無風琴者。則爲樂當何如。因自歎曰。吾欲報德而酬我者。乃如是邪。是夕天氣良佳。果非有無窮心緒者。則聞琴亦未嘗不樂。然彈琴者。意不在此。故聞琴者。亦不見其樂。此時首頗眩暈。知不能更爲支拄。則思力避其聲。微啓樓窗。攜雪茄數條。至臨街闌干之上。坐。

而吸。菸。琴音少隔。頗不如前之厲。此時尙可自支。五分鐘後。左顧見有雪茄之火。一星熒熒。然則武恩第也。卽曰。武恩第先生。武恩第引首見爲太司當。卽曰。爾亦在此乎。爾醒幾時矣。太司當曰。自初聞琴時。已醒。先生如何。武恩第曰。吾亦如是。太司當不期失笑。似此一語中。含有無數冤抑在乎其中。武恩第曰。如是其久久不息乎。太司當曰。或且如是。武恩第曰。樂哉。太司當忽呼曰。武恩第先生。武恩第曰。何爲。太司當曰。吾思得一策。武恩第曰。吾正復須此嘉謨。太司當曰。胡不宿諸逆旅。武恩第曰。漏已十二下。且人皆識我。何能寄宿於彼。太司當曰。然。武恩第曰。獨無他策乎。太司當曰。無之。當此之時。夫人知大仇已避。乃出其死力。俾遠遜亦能聞之。武恩第曰。吾萬不能堪。當與之迸命。卽曰。太司當。太司當曰。小

子。在。是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爾。力。如。何。太。司。當。曰。二。膊。尚。不。弱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能。舉。重。否。太。司。當。復。曰。能。先。生。問。此。何。爲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爾。躡。足。至。吾。妻。門。外。觀。其。匙。尚。在。鑰。竅。與。否。吾。軀。重。防。一。至。時。樓。板。戛。戛。而。動。太。司。當。曰。視。後。如。何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歸。卽。報。我。太。司。當。曰。可。太。司。當。者。不。知。武。恩。第。之。用。意。遂。如。言。將。近。爾。發。西。門。次。時。琴。聲。愈。震。少。須。太。司。當。歸。白。武。恩。第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如。何。太。司。當。曰。匙。果。在。竅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與。我。同。行。太。司。當。曰。何。作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少。須。汝。卽。知。之。於。是。二。人。同。至。門。次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步。徐。而。勿。疾。太。司。當。曰。無。傷。也。卽。使。屋。傾。爲。琴。聲。所。亂。亦。不。入。夫。人。之。耳。武。恩。第。無。言。推。扉。而。入。疾。取。風。琴。左。方。之。耳。爾。發。西。大。驚。罷。彈。謂。二。人。曰。爾。至。此。何。爲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我。同。太。司。當。來。移。此。精。良。之。木。器。夫。人。曰。移。此。何。爲。武。恩。第。曰。擲。諸。河。中。